

我在纽西兰当警官(3)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8/2021_2022__E6_88_91_E5_9C_A8_E7_BA_BD_E8_c107_208673.htm --磨炼神经的验尸房

警官学院所有的训练项目中，学员们不喜欢的，就是去参观解剖验尸的全过程。警官生涯中，谁也说不好在什么时候，就有可能和死尸打交道，自杀的、他杀的、枪击的、刀砍的，血淋淋的场面，绝对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。到那时候，如果到现场办案的警官，自己先吓得两腿发软、不知所措的话，那可就要贻笑大方了！记得那天是个星期一。警长皮埃尔带领我们来到了医院验尸房。大家十人一组，分组进去参观。开始参观之前，警长把我们召集到一处，严肃认真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没有谁喜欢参观验尸过程，有的人一定还会很害怕。我今天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，如果真的害怕得受不了，就不要继续再看下去，立刻出来！”警长看看大家的脸，看不到什么反应，便又强调说：“我希望这里每一个人，在参观结束的时候，都一定要站着出来。害怕是人之常情，人人都有害怕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。记住，能站着出来很重要。和我们一起参观的，还有一些医学院的学生们。如果死要面子，硬在里面坚持，万一支撑不住，倒了下去，那可就太不好了！”验尸房是一间极宽敞的大厅，中间是过道，靠墙两侧并排摆着一张张不锈钢台子，每张有单人床大小，一具具的死尸，赤条条地平躺在台面之上。我默默地数了一下，一共有13具尸体。大部分尸体身上都挺干净，面部也算平和。但是有两三具却是伤痕累累，血迹斑斑。有一位的一只右眼还睁得大大的，面目狰狞，一只僵硬的

手臂直挺挺地指向空中，阴森森的，看得我立刻就想闭上眼睛！大厅里一共有六位法医，只有一位是女法医，各自在台子旁边忙忙碌碌地工作，似乎对我们的存在习以为常。此时的验尸大厅里静悄悄的，解剖器械发出清脆的碰撞声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来苏水的味道，法医们都戴着大口罩，忙个不停。我走到那位女法医的工作台前：台上的尸体已经从前胸一直剖开到小腹，女法医正将肝、肾等内脏器官一个个取出来，放入台边的吊秤内称取重量。称完重，她开始仔细地用手术刀切割每个器官，切出一些小片，然后放入一个个透明的小塑料盒内，再在每个塑料盒封口处，贴上一个标签。女法医做完切片，弯腰从台子下拿出一个大铝盆，双手将台上的内脏器官捧起来，一件件地往铝盆里放。拿来拿去的，内脏上面的血滴滴答答地落到台面上，溅到她的工作服上，她也不以为然。我觉得有点儿喘不上气来，不愿再看女法医，便转身向另一个台子望去，正看到另一位法医，双手从尸体腹中掏出一大堆肠子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半天，又把肠子都放了回去，然后他弯下身子，头伸在尸体腹部上方，脸离着那剖开的肚子，最多也就二十多厘米，双手在那肚子里，扒拉来、扒拉去，也不知在找些什么东西！我感觉胃里面有些翻腾，赶紧又把头转了一个方向，这回看见的，却是一位高个子法医，切开了一具尸体的喉部，正用双手在刀口中使劲往两旁扩展，然后用两个钢钎，一边一个固定住两边的皮肤，将血糊糊的喉咙的内部，一下子暴露在我的眼前！我眼皮直跳，当机立断，立即再将视线转移开来，没想到紧接着看到的，却恰恰是那个睁着一只右眼，手臂指向空中的男尸……

靳军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

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--磨炼神经的验尸房警官学院所有的训练项目中,学员们不喜欢的,就是去参观解剖验尸的全过程。警官生涯中,谁也说不好在什么时候,就有可能和死尸打交道,自杀的、他杀的、枪击的、刀砍的,血淋淋的场面,绝对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。到那时候,如果到现场办案的警官,自己先吓得两腿发软、不知所措的话,那可就要贻笑大方了!记得那天是个星期一。警长皮埃尔带领我们来到了医院验尸房。大家十人一组,分组进去参观。开始参观之前,警长把我们召集到一处,严肃认真地说:“我知道,没有谁喜欢参观验尸过程,有的人一定还会很害怕。我今天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,那就是,如果真的害怕得受不了,就不要继续再看下去,立刻出来!”警长看看大家的脸,看不到什么反应,便又强调说:“我希望这里每一个人,在参观结束的时候,都一定要站着出来。害怕是人之常情,人人都有害怕的时候,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。记住,能站着出来很重要。和我们一起参观的,还有一些医学院的学生们。如果死要面子,硬在里面坚持,万一支撑不住,倒了下去,那可就太不好了!”验尸房是一间极宽敞的大厅,中间是过道,靠墙两侧并排摆着一张张不锈钢台子,每张有单人床大小,一具具的死尸,赤条条地平躺在台面之上。我默默地数了一下,一共有13具尸体。大部分尸体身上都挺干净,面部也算平和。但是有两三具却是伤痕累累,血迹斑斑。有一位的一只右眼还睁得大大的,面目狰狞,一只僵硬的手臂直挺挺地指向空中,阴森森的,看得我立刻就想闭上眼睛!大厅里一共有六位法医,只有一位是女法医,各自在台子旁边忙忙碌碌地工作,似乎对我们的存在习以为常。此时的

验尸大厅里静悄悄的，解剖器械发出清脆的碰撞声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来苏水的味道，法医们都戴着大口罩，忙个不停。我走到那位女法医的工作台前：台上的尸体已经从前胸一直剖开到小腹，女法医正将肝、肾等内脏器官一个个取出来，放入台边的吊秤内称取重量。称完重，她开始仔细地用手术刀切割每个器官，切出一些小片，然后放入一个个透明的小塑料盒内，再在每个塑料盒封口处，贴上一个标签。女法医做完切片，弯腰从台子下拿出一个大铝盆，双手将台上的内脏器官捧起来，一件件地往铝盆里放。拿来拿去的，内脏上面的血滴滴答答地落到台面上，溅到她的工作服上，她也不以为然。我觉得有点儿喘不上气来，不愿再看女法医，便转身向另一个台子望去，正看到另一位法医，双手从尸体腹中掏出一大堆肠子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半天，又把肠子都放了回去，然后他弯下身子，头伸在尸体腹部上方，脸离着那剖开的肚子，最多也就二十多厘米，双手在那肚子里，扒拉来、扒拉去，也不知在找些什么东西！我感觉胃里面有些翻腾，赶紧又把头转了一个方向，这回看见的，却是一位高个子法医，切开了一具尸体的喉部，正用双手在刀口中使劲往两旁扩展，然后用两个钢钎，一边一个固定住两边的皮肤，将血糊糊的喉咙的内部，一下子暴露在我的眼前！我眼皮直跳，当机立断，立即再将视线转移开来，没想到紧接着看到的，却恰恰是那个睁着一只右眼，手臂指向空中的男尸……

..... 靳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